速读区

在‘五水共治’成为热词的当下，我市塘下镇陈岙村12年来治水护水兴水的故事，再次为世人津津乐道。昨日，浙江日报‘美丽乡村’周刊以整版篇幅，刊发《水起陈岙村》一文。文章介绍了这个因水腾飞的平凡乡村，给予我们的启迪，不单是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’的普世哲理，更或是‘美丽乡村何去何从’和‘温州精神今何在’的一种全新诠释。本版予以转载，以飨读者。

水起陈岙村

——一个瑞安小村的枯荣转换

■浙江日报记者 邓国芳 市委报道组 项寅东 戴绍健/文
本报记者 孙 凛/图

瑞安塘下镇，大罗山南麓的山脚一隅，有个名为陈岙的小村庄。最近，这里迎来了不少参观者。在“五水共治”成为当下热词的今天，陈岙村12年前治水护水兴水、借此风生水起的故事，再次被世人频繁提及。

2002年以来，从治水开始，这个只有千余人的平凡小村，就不断“炮制”出传奇：

靠着治水卖水，村集体经济一跃腾飞，2013年集体经济收入高达470万元；

打破世俗观念，迁移坟墓5000多座，有效治理青山白化，美化村庄环境；

善于经营乡村，整理两块乱坟岗，拍出3.5亿元的高价，村民大大受益；

成功旧村改造，建起媲美城市高档楼盘的社区，户户村民住上阳光套房；

主动转移工业，倚靠陈岙溪和大罗山，发展休闲旅游产业，开辟新蓝海……

徜徉在清澈奔流的陈岙溪边，漫步于让城里人都“羡慕嫉妒恨”的高档农村社区里，偶遇溪边那棵依然“生长”的枯榕，和字字恳切的《题枯榕》碑文，陈岙村所展现的，是人水和谐共荣的典型实践，是乡村经营的生动案例，亦是一种截然不同的“温州印象”。

陈岙溪的出现，表面上看是经济利益的产物。但只有陈岙人知道，这条无中生有的溪流，梳理了复杂的乡土人际关系，也让陈岙村的共富梦想得以播种开花。

治水 一条无中生有的溪流

陈岙村本无溪。12年前的它，正循着“温州模式”的轨迹前行着。

因为“靠山吃山”，老一辈年轻时都靠打石板为生，村中多石匠，日子过得很清苦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创富的种子萌芽，千家万户式的汽摩配行业在塘下镇兴起。年轻一代的陈岙人，相继加入汽摩配行业，经营家庭作坊或外出跑销售。

2002年，在外经商多年的陈众芳，被公推直选为村委会主任。回到家乡时，眼前的一幕幕让他惊呆了：

村后山脚下，大大小小的水坑30余个，水泵的电线和水管胡乱交织铺设。村中那条无名小河，河床长满杂草，且坡度较高，根本蓄不住水。干旱时村民无水喝，暴雨时又水漫民居。同时，汽摩配小作坊的污水，肆意横流，污染村庄。

原来，当时民营经济活跃的瑞安塘下镇，陷入了缺水危机。部分陈岙人看到商机，就开始蓄水卖水。凌乱的管线，埋下安全隐患不说，受利益驱使，互相偷水的事情也时有发生，村民关系十分紧张。干旱缺水时，大家又常为喝水之事争吵，村庄一片混乱。

出路在哪里？“产业层次低，村庄环境差，地理位置偏，如果还不改变，陈岙村就无法发展。”那年，从纷繁复杂的水事中，陈众芳以旁观者的视角，看到了一个瑞安乡村蕴藏着的危机。征得村民同意后，他决定治水。

可治水的钱从哪里来？2002年的陈岙村，村集体尚负债120多万元。

颇有商业头脑的陈众芳想到一条妙计：规划选点后，他叫来村中石匠，在山脚开山劈石，用半年时间挖凿出一个蓄水3000立方米的山塘。而挖出的石料，全部卖给镇上的石材厂，基本做到收支平衡。首个山塘建起后，陈岙村的生活用水得到解决。

此后的两年，用这个办法，陈岙村先后修建起3个围堰，同时把无名小河的河床，疏浚拓宽至20多米，降低河床的高度和坡度，把水资源留在了村中。2003年起，靠着供水给塘下镇，村庄每年收入上百万元，2005年还拿到286万元，村集体经济旋即扭亏为盈。

那条无名小溪，就是此刻流淌在我们面前的陈岙溪的雏形。“这条以村命名的溪流，就是陈岙村传奇的起点。”村委副书记董笃权说，陈岙人与陈岙溪的故事，才刚开始。

如果说12年前陈岙村治水是为卖水，那么今时今日的陈岙村，对水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溪边那棵依然“生长”的枯榕，和新种下的百株小榕树，就是最好的印证。

护水 一棵死而复生的榕树

三月多雨，但我们抵达陈岙村的那日，恰遇明媚阳光。眼前，宽30多米、长1000多米的陈岙溪，泛着粼粼波光，向外汩汩奔去。

河滨公园里，9株郁郁葱葱的百年古榕树，诉说着陈岙村的悠久历史。令人诧异的是，古榕树群中，一株已然枯死、唯留树干的古榕树，依然“骄傲”地挺立着。树桩旁还立着一块石碑，碑上刻着一首诗，名曰《题枯榕》——“遮风挡雨滤烟尘，苍郁葱茏十二旬。一自村头污水渗，枯枝不复庇乡邻！”

百年榕树因何而死，又为何而“生”？这时，董笃权用凝重的表情，说出了一件令陈岙人既心痛又警醒的往事：

几十年下来，陈岙村的汽摩配产业，都以家庭作坊生产为主。为了发家致富，村民还在溪边搭建抛光、电镀、翻砂的工棚，污水渗入地下，伤害到了榕树。2007年，这株已120年高龄的古榕树，走到了生命尽头。

一日，温州一名叫徐来风的诗画者，在陈岙村采风时看到枯榕，心中感慨万千，写下了这首《题枯榕》。“这首诗，疼惜的是古榕，斥责的是我们。”董笃权说。

那年，陈岙人决定护水。当时，村里已规划好一块专门的工业用地，当标准厂房建好后，就痛下决心，拆除了陈岙溪边的所有违章建筑，把家庭作坊赶进工业区块，统一生产、统一管理、统一治污。自此，陈岙溪逐渐恢复清澈。

历史不可重演。为牢记教训，陈岙人不仅留下了只剩树干的枯榕，还专门为它刻字立碑，用《题枯榕》来警醒自己和后人。“祖先为我们种下百年榕树，我们也应遵循祖先，种下榕树造福后人。”董笃权说，2012年在百年古榕边，陈岙人又种下百来株小榕树。

如今，9株古榕与百株小榕树交织生长的榕树群，成为陈岙溪的一道亮丽风景。“我们又投入数百万资金，完成河道生态驳坎和两岸绿化，建设河滨公园。”陈众芳笑着说，水中有“黄金”，在治水护水中，陈岙村还收获了独特的未来。

这是一个把水文章做到了极致的乡村。从治水开始，它的发展就注定逾越了传统乡村的发展路径。以水为焦点，陈岙村率先经营乡村，为浙江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全新内涵。

兴水 一个经营美丽的乡村

走进陈岙村，令人诧异的，除了持续12年、先后投入千万元治水，还有已耗资2.5亿元的旧村改造项目——拥有700余地下车位、媲美城市高档社区的陈岙新村。但疑问也接踵而来：巨额资金何处来？

时光再回溯到2002年。那年，站在大大小小的水坑旁，看着杂乱不堪的陈岙村，陈众芳陷入了沉思：“陈岙村的出路在哪里？”饱经商海沉浮的他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这时，他突然想到：与其苦思冥想，不如邀请专家，为村庄做个规划。

在那个“经营城市”尚未成为热词的年代，陈众芳的想法，是很难被人理解和接受的。“27万元设计费，村里哪付得起？如果规划不能落实，不白白浪费钱吗？”最后，他以“规划若没用，就自掏设计费”的豪情结束争议，把陈岙村推到了经营乡村的前沿。分为生产区域、生活区域、休闲区域，这是当初的规划给陈岙村的建议。

若干年的实践后，生产区域就是今天陈岙村的工业区块，其建起的标准厂房，成为“卖水热”冷却后，陈岙村最大的一笔集体经济来源，去年收入近400万元。因有专门的生产区域，家庭作坊入园发展，2012年底温州启动“三改一拆”时，陈岙村已无需拆违。

从规划开始，陈岙村还做了一件震惊当地的大事：挑战世俗陋习，整理村后两块乱坟岗，迁移坟墓5000多座，治理青山白化。

不过，完成这项重大工程，陈岙村没花一分钱。陈岙人把后山的一块隐蔽地，免费赠给了陵园开发商，但村庄迁坟和安置工作，都由陵园开发商负责。据了解，仅是新陵园的基础设施投入，就高达1000多万元，这绝非一个村庄能承担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2010年，陈岙村整理的那两块70多亩的乱坟地，在公开招拍挂中，竟拍出3.5亿元的天价，比预估高出了1.8亿元。这其中，既有“运气”的成分，也说明陈岙村良好生态环境的吸引力。

这次的成功经营，让陈岙村获得2.48亿元的巨额收入，其中1.9亿元直接分给了村民。剩下的资金，用于启动旧村改造。高端大气上档次的“陈岙新村”，也由此而来。“在陈岙村，无论你贫穷或富有，都能住上阳光套房。”陈众芳说。

“未来的陈岙村，不会再有工业区。我们已在塘下镇的国际汽摩配工业园区要了50亩地，村中工业会逐渐外移。同时，借着陈岙溪和大罗山的山水资源，我们将建设汤泉养生休闲乐园。”

陈众芳说，历史行进到今天，陈岙人与水的故事，依然未完待续。